

我們見面的機緣都非常難得，我們想利用短短的一個小時的時間，將這些年在國外所做的一些事情，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。

除了講經弘法之外，我們這些年努力的在做三樁事情。第一樁就是培養弘法人才，李木源居士發心提供場所辦「培訓班」。培訓班學生的來源，我們是希望世界各個地區同修都能夠參加，可是來自其他地方的人很少，大部分都從中國來的，台灣來的同修沒有，此地新加坡只有一位，美國、馬來西亞、泰國，好像都是一兩位。

「弘法人才培訓班」，顧名思義，我們的目的是要培養在講台上講經的法師。我們接受茗山老和尚的建議，四眾都收，所以現在也有一位居士參加。期限，第一屆、第二屆是三個月，第三屆是四個月，第四屆就是現在這一屆，這一屆是前面三屆畢業的這些老同學回來學《華嚴》。因為今天《華嚴經》在此地開講，他們聽到這個訊息，想盡方法到此地來學《華嚴經》。

所以現在有十二位同學，他們分成兩個組，每天我們《華嚴》在此地上課。上完課之後，有一組做講記，《華嚴經講記》，他們開會研究討論，寫講記；另外一組給《華嚴經》寫《易解簡註》。這個《易解簡註》，諸位看過《無量壽經》的，就照《無量壽經》那種方式做《易解簡註》。《易解簡註》的目的是希望普及化，我們的水平是讓初中學生能看得懂，以這個為標準，盡量讓它簡化，這個工作兩個組同學們在做，將來《華嚴經》講完，這兩部書同時就出來了。這是現在的狀況。

為什麼現在不招生？我們的地方太小，招學生來沒地方住，所以現在急著等待楊厝港這一邊的學舍、房舍。等一下諸位可以去參

觀，這一塊地合台灣大概是兩甲多。有一半現在是學校，他們辦了一個幼稚園，幼稚園的學生有五、六百位小朋友，所以教室也滿多的。現在這塊地，地主等於說是半賣半送給我們。新加坡是寸土寸金，他那塊地照現在的價錢，市價是六千萬，六千萬要合台幣再乘二十倍。新加坡的一萬是是台灣的二十萬，所以地價就非常之高。地主讓給我們，只收我們一千五百萬，所以是半賣半送。而且這裡面我們只要繳一千萬，另外五百萬可以分期付款。

現在這個學校是日本人辦的，日本人是租他這個地方辦學校，現在我們跟他們交涉，請他把學校搬走，讓給我們。他們也同意了，這幾天談得很順利，大概我們要補助他一百萬。一百萬是應當的，因為他的房屋搬不走，他的校舍要給我們。所以我們接收過來，大概油漆粉刷一下，因為很適用，我們的培訓班就搬過去了。

搬過去之後，我們準備下半年，就是第五屆招生。第五屆招生本來我們培訓班的名額只有二十個人，十個是正科生，十名旁聽生。正科生要上講台講經，旁聽生同樣上課，不上講台。為什麼一次只能夠培訓十個人？諸位曉得，學講經的人如果一個星期不上台講一次，那就等於白費了。我們一個星期有六天，六天每天兩個人上台講。今天晚上，諸位要到居士林講堂去看就曉得，今天學生有兩個人，一個人講一個小時。當然最理想的是六個學生，一個星期七天，我講一天，學生也一個人講一天，那是最理想的。人太多了，沒法子。

講經的時間，每一個學生一個星期一個小時。一個小時，他要寫一萬字的講稿，每一個星期要寫一萬字的講稿。講稿寫成之後，先在這個地方練講，講給同學們聽。同學們聽了之後，每一個人提出意見批評，幫助他改進，他再回去修改講稿。第二次到居士林上台，給信徒們講。所以學講經的法師們非常辛苦，他們晚上寫講稿

，差不多都寫到兩、三點鐘，天天是這個樣子。所以學的人學得非常辛苦，但是很有受用，三個月有非常顯著的成績，這是他們學生告訴我的，比他們過去念佛學院四年的收穫、成就都殊勝，所以大家都非常歡喜。

可是學成之後，如果不能保持、不能繼續去講，三個月、六個月不講，就很難，幾乎就忘光了。所以講經這樁事情，就跟舞臺表演一樣，決定不能中斷。我能有這點兒成就，就是四十年不中斷。我過去講經，每個星期從來沒有少過三次的，一次兩個小時，最少的是一個星期三次，最多的是曾經有過兩三年，一個星期講三十多個小時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。四十年沒有中斷。我現在在此地，每一個星期講十二個小時，所以要不是這樣子千錘百鍊，怎麼能訓練得出來！

將來我們到楊厝港這個地方，校舍大了，教室多了，我打算學生可以多招一些，我們可以同時開三個班、開四個班。教的人，現在在此地參加學《華嚴》的這十二位法師，他們各個能講，各個也能教，我就讓他們擔任助教，擔任講師，所謂「教學相長」，也把他們都帶起來了。可以分成幾個班，兩個法師帶一班，這樣可以多培訓一些學生。

這個月的月初，我到北京訪問，北京佛教界也非常歡迎我們在中國辦這種培訓班，他們覺得也非常需要，這個理念非常好。如果可能的話，在明年我會協助他們。此地訓練出來的學生，將來都可以在那邊的培訓班裡面作老師，把我們這套方法帶過去。而實際上現在在中國大陸許多佛學院，在我們這裡培訓出去的學生，已經在佛學院上課了。

佛法要興旺，李木源居士說得好，道場決定要有人講經。沒有人講經，道場不會興旺起來的。新加坡居士林真正興旺，也就是這

兩年，這兩年真是無比的興旺。為什麼？見和同解，大家的觀念一致，齊心齊力，人力集中，財力集中，物力集中，要把這樁事情辦好。是不是為居士林辦的？不是，也不是為新加坡辦的，是為全世界佛教做一個榜樣。我們今天辦培訓班是為全世界辦的，辦居士林也是為全世界辦的，彌陀村更是為全世界辦的。我們只想做一個好樣子，盡心盡力去做，希望世界各個地區同修到這個地方來參觀、來訪問，把我們這一套模式帶回去。希望諸位都能發心，在世界各個地區都能夠建立這樣的道場，我們互相的觀摩。

居士林的供齋，你們看過了，絕不亞於新加坡一些素食餐廳，全部免費，每天三餐，一年到頭一天都不缺。往年一年只有一天不供齋，正月初一。我跟李居士說：「不行，你不圓滿，你還缺了一天。」所以從去年起，正月初一也供齋。完全免費，什麼人去吃都歡迎。來吃飯的，不論你信不信佛，甚至於你罵佛、毀謗佛，來吃飯我都歡迎你，這是世界第一家。自從供齋這麼多年以來，居士林現在吃飯的人，平常每天不會少過八百人，星期假日、法會期間，總有三、四千人吃飯。給諸位說，沒有買過米，沒有買過油，沒有買過菜，吃的東西從哪裡來的？四面八方自然有人送來，沒有去找人要，自動送來。送來的東西吃不完，糧草堆積如山。這些東西堆久了會壞，所以吃不完的東西，就往新加坡各個養老院、孤兒院送，一車一車往外送。

事情怕你不肯幹！李居士常說：我們沒有錢，不是說有錢再辦事。今天建彌陀村也沒有錢，錢從哪裡來？我們有信心，這個信心就是決定相信阿彌陀佛，我們後台老闆是阿彌陀佛，我們沒有福報，佛有福報。我們替佛辦事，決定沒有私心，念念為眾生，念念為社會，念念為佛法，一點私心都沒有，所以就感應道交。當我們有困難、有缺乏的時候，就有不可思議的感應，不知道從哪裡就有人

送錢來，就把你這個事情辦好。像楊厝港「彌陀村」，在我們一般人想都不敢想，土地需要那麼多錢，建築至少需要三千萬，三千萬合台灣錢六億。籌款，今天經濟衰退大家都曉得，到哪裡籌款？在新加坡這些地區，哪一個道場收入都比往年少了一半，唯獨居士林，不但沒減少，還月月增加，所以感應道交不可思議！我們從這個地方看，這個世間眾生還是有福報，有佛菩薩照顧，有龍天善神擁護，問題只要我們自己真的肯做，沒有私心的去做。我在此地諸位同修所有的供養，你們供養我的紅包，我不拆開，我不看的，全部交給彌陀村。你們送給我吃的東西，我也全部供眾。

在過去我們念佛堂，每天是早晨六點鐘起香，到晚上六點鐘，念十二個小時，參加的人數，上午少一點，上午大概兩百多人，下午大概會到五百人，很多人吃過午飯之後，他們來念佛，下午的人要比上午多。星期假日大概差不多有六、七百人。所以念佛堂容納不下，用五樓的講堂，用三樓的功德堂。現在李木源見到人太多了，他們樓下有個大殿，也做念佛堂，分開來。這是新加坡的好現象，念佛聽經的人愈來愈多。

我過去《華嚴》也在那邊講，講的時候我生了一場病，得的是感冒。我就想到為什麼會生病？沒有理由生病。想來想去，大概我把學生的時間佔住了，所以趕快把《華嚴經》搬到此地，那個道場讓學生們去練習講經，我的病就沒有了，念頭一動病就沒有了。所以一個星期我在那邊講一次，現在是細說《無量壽經》，在這邊常住就不受時間限制了，這個講法聽眾非常歡迎。所以星期六晚上講經，諸位同修能看到，八樓講堂坐滿，四樓念佛堂大概差不多也坐滿，四樓有閉路電視，有三個大螢幕。所以每一場聽經的人數不會少過一千五百人，多的時候兩千多人，連外面都坐滿了。同學們練習講經，聽眾人數也不少，非常難得，非常希有。

現在這個念佛堂，大家警覺心很高，世間災難太多，如何能令社會安定？如何能求得世界和平？我們只有誠心、一心一意念佛，求三寶加持，這裡頭有很深的道理。真誠心，上能感動諸佛菩薩，下能感動一切眾生。不能感動，是我們沒有誠意，我們的誠敬心不足。你有十分的誠意，決定能夠有感應。所以這個地方的同修是天天聽講，我是天天勸大家，天天勉勵大家，讓大家在生活當中真幹，要把佛陀這些教訓，在生活裡面實行、落實、兌現，不是白學，學以致用，學了馬上就用。

我們還特地編了一個《修行守則》，怕的是經典講得太多了，你記不住。經典裡面最重要的教訓，我們一條一條把它節錄出來，在《無量壽經》裡面，節錄了六十四條；在《發起菩薩殊勝志樂經》裡面，節錄了四十二條，總共一百零六條，一百零六句，務必要把這些教訓一條一條都能夠做到。所以我們印成小冊，便利攜帶，時時溫習，要記住，要做到。佛法一定要重視行，不在說。說固然重要，行更重要。

楊厝港這個地，六月可以交給我們，這是李居士要求的。他們那邊問為什麼要六月？李居士說：「你們的幼稚園，六月是一個學期的圓滿，希望學生這一學期圓滿你們再搬，不至於現在交給我們，學生的學業就受到妨礙。」處處替別人著想。李居士說：「如果你現在交給我，那當然更好！」所以處處替別人想，處處想到別人的利益，別人的好處。我們盡量去滿足別人，這樣行事就沒有行不通的，事情就好辦了。我們對他們這種作法，也算是慈善事業，把它當作慈善事業來做，不要計較得失，事情就好辦了。這是培訓班的狀況，我們的理想、願望，也希望全世界各個地方都能用這種方式來培訓。

培訓班教學的理念跟方法，我們是繼承李炳南老居士的教誨，

也就是我在四十年前跟他所學習的。他那個班只辦了兩年，我這一套東西是在他那個班上學會的，今天我還是用這個老辦法教學生。這個老辦法是幾千年代代相傳下來的，不是一個新奇的東西，絕對不是標新立異，是祖祖相傳的老辦法。現在很多人把它丟棄，要搞新的科學方法，我們看到這些新的科學方法，沒有多大效果，老方法有效，我們還是遵守老方法。

也希望有共同理念的善友們，在全世界各個地方培訓人才，唯有人才才能夠興教，古語說得好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佛法今天衰，衰在哪裡？沒有人才，衰在這個地方。此地為什麼會興？你們在此地一看就曉得，講堂天天講經，沒有一天缺的。念佛堂現在二十四小時念佛，沒有一個小時是念佛堂沒有人念佛的，它怎麼不興旺？供齋全部是免費的。現在經濟不景氣，李居士告訴我，從經濟衰退之後，我們供齋每天增加兩百多人，我們歡喜，人愈多愈好，吃素的人多，殺生的人就少了。我們不怕人來吃，愈多愈好，最好天天都有四、五千人來吃飯。

「彌陀村」的構想，是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在舊金山講經，那次去講七天，場所是美國的一個老人公寓，他們的老人公寓就跟我們中國的養老院一樣。這個老人公寓是猶太人辦的，辦老人公寓，美國政府非常歡迎，為他解決社會養老的問題，所以在資金上大部分政府津貼。那個老人公寓有四百個單位，建築得非常好，每一個單位合我們台灣十五坪，很大了！有客廳，有小廚房，有臥室，還都有個小陽台，那是每一個單位。老人有些是一個，有些是夫妻兩個居住在裡面。這裡面有醫生、有護士，醫療設備很周全，我們就在這個老人公寓的大廳裡面講經。我一看這個情況，好！二十一世紀的佛教弘法道場應該是這種形式，不再是寺院庵堂。為什麼？固定的聽眾，四百多人住在裡面聽經，固定聽眾，大家在一塊念佛，

這個多理想，多好！這個念頭從那個地方起來的，所以就打妄想了，這根本不可能兌現的。

我一生沒有自己的道場，都是寄居別人的道場，所以我這一生很自在，沒有煩惱。人事上煩惱沒有，事務上的煩惱也沒有，我一生不管人、不管錢、不管事。不是不管，沒得管，誰請我管？落得清閒自在。在新加坡李居士他是會長，居士林他是司理，司理就是總務，林長年歲大了，全權交給他管理。所以在這個地方他是老闆，我們是他聘請來的教員，講經的法師，是他請來的。我們在此地作客，不是作主。所以有很多人找我，想參加培訓班，想到這邊來念佛。我說你找錯人，我在這裡沒有權限，應當去找李木源居士。我講經的時候，把這個妄想說出來了，說了好幾遍，我說者無意，他聽了有心。李居士居然發心想做，而且真做。我說：「那好，你既然真做，我在新加坡住的時間就長一點。你不做，我在這個地方住的時間短一點。」所以他現在真做，非常認真努力在做。

彌陀村這個圖都畫好了，他已經送到政府去報備。念佛堂，我想的念佛堂是個圓形的，像個大蓮花一樣。他照辦，做個圓形的念佛堂，直徑四十米，這個念佛堂很大，足足可以容納一千五百人。念佛堂的四面是寮房，你們今天去看，這個地方是新加坡的高級住宅區，保持綠化，房屋只准建三層，三層以上的政府不會批准，所以我們在那邊建的宿舍寮房也只建三層。圖畫好了，總共大概有四百個房間，如果一個房間住三個人，就可以容納一千二百人。

將來彌陀村建好，住進彌陀村的人一分錢不要帶。因為我跟李木源居士談過一次話，老人如果到這個地方來念佛，收他的費用，他心不安。現在的兒女孝順的太少了，他把他的父母送到這個地方來，頭一個月繳了錢，第二個月他就會延後，第三個月就沒有了。這個時候我們總不能把老人趕走，所以乾脆不收錢，讓老人進到這



個念佛堂，心裡安定，沒有經濟上的壓力。這些開銷經費從哪裡來？都靠阿彌陀佛，我們對阿彌陀佛真有信心，這才是真正靠得住的。

這種想法是章嘉大師教給我的，所以我這個講堂叫「報恩堂」，我那些老師的照片都掛在這邊，我有三個老師。當中有一個是夏蓮居老居士，那是我沒見過面的，他是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人，他跟李炳南老居士都有關聯，都有關係。梅光羲老居士跟夏蓮居老居士是老同參，李炳老是梅光羲的學生，夏老有一個傳人是黃念祖，黃念祖跟李炳南老居士是同學，黃念老也是梅光羲的外甥，是夏老的傳人，所以我們都有一些連帶的關係。我學佛啟蒙是方東美先生，讓我認識佛教，理解佛法，以後我親近章嘉大師，我跟他三年。章嘉大師圓寂之後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。我這一生的成就，這一生的受用，得自於老師，念念不忘。

「華藏圖書館」韓館長的護持，三十年的照顧，沒有這個護法，我們就沒有機緣在台上不斷的講經，她對我最大的護持，就是讓我每一個星期講經不中斷，這個功德不可思議。她走了之後，就把護法的工作交給李木源居士。你們今天在八樓念佛堂，看到供養的三尊西方三聖銅像，是韓館長送給李木源的，所以供在這邊。在四樓那個小圖書館裡面，有一套《龍藏》，那一套《龍藏》也是韓館長送給李木源的。我們這些人，她走了之後，付託他照顧，李居士講三寶都送來了，「佛法僧」三寶都送來這個地方，他的責任很重。我們成立了「淨宗學會」，我把淨宗學會的印，淨宗學會的旗幟，也都正式交給李居士，這些事情都由他去搞，他去承擔了。他的確不負囑託，認真努力在進行，確確實實是希望把這個工作做好，做個好榜樣，做個好樣子，希望彌陀村這樁事情，能夠在全世界各個地區落實。

彌陀村的構想，有一個小冊子，我想諸位同修都能看到，他印得很多，如果沒有，到居士林去拿。這是我們念佛的道場也落實了。所以我們不建寺廟，建寺廟宮殿式的，成本太高，花錢太多，沒有意義。所以建念佛堂，建老人退休村，老人公寓，這種方式。每天在一起真幹真修，真正是自利利他，無量功德！所以我們自己，我跟李木源居士常常跟大眾講，我們是替阿彌陀佛辦事，我們是做小工的，我們在這裡面任何希求都沒有，用現在的話來講，完全是犧牲奉獻，為大眾服務，盡心盡力照顧大家，為大家解決困難。

所以住進彌陀村，除了每天聽經念佛之外，老年人的娛樂，我們也統統都想到，決定要做到保持老人的身心健康，快樂幸福，這是彌陀村跟一般老人院不一樣的地方。我們要求從本身起，所有工作人員要把老人看作是自己的父母，看作是諸佛菩薩，這種心態，別的老人院、退休村找不到的。這是遵守佛陀的教誨，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」，我們要把佛的教誨兌現，我們要做到，在老人院裡面去實現，彌陀村裡面實現。所有的同修，我們天天在一起研究教理，建立共識，排除萬難，讓自己快快樂樂的去做這樁事情，付出自己真誠的愛心，來照顧這些念佛人的晚年。

第三樁事情，是今年我們開始做的，我們要團結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然後才能真正達到社會安定、世界和平。今天說的安定和平，我們很冷靜的去思惟觀察，這一樁事情是舉世之人，古往今來，大家夢寐以求的。為什麼求不到？為什麼這個世間不斷的還有戰爭？還有瘟疫？還有天災？所以我們就想到，釋迦牟尼佛為什麼不作國王？因為這個問題政治不能解決。釋迦牟尼佛為什麼不作將軍？我們在經典裡面看到記載，世尊年輕的時候，武藝高強，是文武全才。他放棄了政治，政治不能解決；不作將軍，放棄武力，武力不能解決。現在這個社會，二次大戰之後，大家一味往經濟

上來鑽。經濟能不能解決？現在我們看到了，社會一片混亂，也是經濟造成的。經濟不能解決，科學技術也不能解決，那到底什麼能解決？教育能解決。所以釋迦牟尼佛把一切捨棄掉，從事義務的社會教育，一生幹這個事情。所以我們今天要想到，唯有教育才能解決社會問題，才能真正達到社會安定、世界和平。

教育工作怎麼做？有賴於宗教教育。學校教育，學校不肯接受。怎麼辦？只有一個辦法，搞宗教教育。所以我參加澳洲「國際宗教和平會議」，三十多個宗教組織的，我跟他們大家講話，我就提出這個理念。現在宗教為什麼也不能解決這個問題？只有宗，沒有教。我們要著重教，要建立一個共同的理念，教導這一些宗教的信徒。共同的理念，就是一定要互相尊重，互相敬愛，互助合作，共存共榮。不管你信什麼教，我們有共同的理念，你講你的經，傳你的道，尊重自己，也尊重別人，決定不可以自讚毀他，你就製造矛盾，你就製造社會爭端。「宗教和平會議」，這一點大家理念落實了，所以我們提出來，我們弘揚自己的傳道教學，絕不批評其他的宗教。這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提出來的，我加重這個語氣，我說：

「很好，但是還不夠好。不但不批評別的宗教，我們要讚歎別的宗教，我們主動去幫助別的宗教。」所以在新加坡，我們主動去訪問各個宗教，得到社會很好的回響。我們訪問過伊斯蘭教，訪問過印度教，印度教就是婆羅門教。五月十一號，我們訪問天主教，有住新加坡的樞機主教，就是紅衣主教來接見。我們主動去拜訪，去溝通。他們也有辦一些慈善事業，我們主動幫助他們。

我們教會跟教會有了往來，下一步我們希望宗教徒跟宗教徒能夠攜手合作，社會安定才真正會落實。怎麼做？想出一個點子，我們搞一個「新加坡宗教和平嘉年華會」，我們辦十天，新加坡有九個宗教，我們統統在一起過十天的共同生活，展示每一個宗教他們

的文化藝術品。一個人有一個攤位，當中有個大舞臺，每一個宗教拿出你傑出的表演，我們也有小點心、餐飲供眾，各個族群不同吃的東西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進到裡頭全部都看到了，這是過去所沒有的。宗教大團結，族群大團結，才能真正落實安定和平。不能叫「安定和平」只變成口號，那有什麼用處？我們現在在真做，認真努力在做，做得很起勁。

前天我們收到澳洲格里菲斯大學一個邀請函，他們那邊學校建立一個「多元文化活動中心」，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破土典禮，我很歡喜。我在澳洲幫助那一邊也是華人同修們，建立一個養老院，他們叫「松柏長青中心」。這個養老院將來名稱不一樣，實際上是完全採取我們「彌陀村」的構想跟作法，名稱不同，我們的精神一樣，理想一樣，所以希望都能起一個帶頭作用。澳洲老人福利事業做得很好，缺乏精神生活，我們只要把很好的精神生活帶動起來，澳洲的老人可以過一個非常幸福的晚年。

好，我們的時間到了，就講到此地。希望諸位同修去參觀，看看我們新的場所。如果一切順利，今年應當在八月間「彌陀村」可以破土，「培訓班」大概七月就可以搬過去了，將來這個地方就是「新加坡淨宗學會」。謝謝大家。